

音/乐/欣/赏

浩荡之气天上来 巡游大地奋情怀

◎任海波(四川省艺术研究院专家)

堪比《蜀道难》

俄罗斯世界杯开幕式的正式亮相,是一段气势磅礴的音乐。没错,就是柴可夫斯基的《降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》。不可能有更合适的音乐了,因为这音乐是如此的辉煌,又是如此地能代表俄罗斯,简直就是为这样的时刻谱写的。或者反过来说更好,只有这样的时刻能配得上这段音乐。

多年以来,所有的钢琴协奏曲中,这大概是被演奏得最多的曲目。因为劈头而来的那夺人心魄的气势,因为全曲无处不在的优美,因为完全与听众无缝相融的情感,这首曲子甚至不需要普及,而柴可夫斯基也因为大众所周知也不够“古典”。

我想对于中国人来讲,最可堪比拟的作品或许是李白的《蜀道难》。这首协奏曲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有一个气魄极大的引子,这段音乐出现在各种地方,甚至比全曲更有名,那感觉正像是“噫吁戏!危乎高哉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”给人的那种冲击。李白初入长安,正是这一篇让当时的文坛领袖贺知章惊呼为“谪仙人”。而柴可夫斯基也是凭着这一曲,开始建立自己的世界声誉。中国人品评诗歌,喜欢根据风格分类,其中“雄浑”是很受推崇的一种,李白是这种风格的代表。柴可夫斯基的这一曲,则可称是将雄浑境界表现得淋漓尽致的音乐,如浩荡之气在大地上巡行,包举万象,昂扬奋发。

领先时代的独创性

不过这首充满昂扬之气的曲子的问世,却是一段坎坷的路程。创作此曲时,柴可夫斯基是一个勤奋却没什么名气的青年音乐家,虽然受到行家的赞赏,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,但繁重的教学任务不可能允许他全身心投入创作。一方面为生计所迫而教书,另一方面又为抱负所鼓舞而创作,这样的日子已经将近十年。这期间柴可夫斯基创作了大量各种体裁的作品,包括自己的前三部交响曲。未来的大作曲家这时显然还处于寻找自己语言的阶段,没有成熟的套路,一切都得靠尝试去寻找。当他决定写一部钢琴协奏曲时,也许这样的找寻达到了一个临界点。在人生的第三十五个年头,西方文化中这是人生的中点,就像但丁在《神曲》开头所



莫斯科柴可夫斯基故居前的纪念雕塑(资料图)

说的,柴可夫斯基的这部作品终于写出来了。在写作的过程中,很明显他经历了不少的犹豫、困惑,按他的说法是“很不顺手、进展缓慢”“散乱无章”。我们今天听到这首乐曲,根本无法和这些话联系起来,相反,我们会觉得是一气呵成的作品。这是一个生动的例子,表明艺术创作的艰辛。

柴可夫斯基拿着自己的新作,找到朋友尼古拉·鲁宾斯坦过目,没想到居然挨了当头一棒,尼古拉·鲁宾斯坦认为这部作品不适合钢琴演奏,而且华而不实、没有独创性。鲁宾斯坦兄弟是俄罗斯学院派的创始者,哥哥安东创建的圣彼得堡音乐学院,柴可夫斯基就是第一批学生之一,尼古拉则创建了莫斯科音乐学院并担任院长。在音乐界,尼古拉当时是权威,但他绝非与柴可夫斯基作对,相反,他不但对柴可夫斯基有知遇之恩,将刚毕业的柴可夫斯基聘为教师,而且一生都是柴可夫斯基音乐的推广者。柴可夫斯基后来曾对尼古拉说:“如果俄罗斯没有你,我的作品就注定要受到曲解了。”但就是这位尼古拉,对这部协奏曲几乎是完全否定,原因何在?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:这部作品的语言超出了当时的规范,也超出了尼古拉的理解。不是没有独创性,而是太过具有独创性。另外一点,就是演奏的难度超出了当时

通行的要求,作为钢琴家的尼古拉对此肯定非常敏感。

被泼了一头冷水的柴可夫斯基相当伤心,但绝没有对自己的作品失去信心,他想到了另一个演出界的大明星——彪罗。彪罗是李斯特的学生,后来又成了李斯特的女婿。他崇拜瓦格纳,却没想到瓦格纳造成了自己的婚变。好不容易从婚变的打击中恢复过来的彪罗,虽然已是名满欧洲的大钢琴家、大指挥家,却无心在任何地方落脚,只是以无休止的旅行遣怀,这时他收到了柴可夫斯基的新作。在波士顿,彪罗上演了这部作品,收获了巨大的成功。从此,这部作品的冲击之势在任何地方都无法阻挡。将近一年之后,在俄罗斯的演出正式开启了俄国人为这部杰作而骄傲的历史,尼古拉·鲁宾斯坦心悦诚服地向柴可夫斯基致歉,两人也尽释前嫌。

以激情为业

相对于作品问世的这些曲折,作品本身却充满开朗乐观之情。柴可夫斯基是一个非常抒情的作曲家,他把音乐看做是表达感情的艺术,这几乎可以看做他的标志。司汤达在他的小说结尾,总喜欢提到“少数幸福的人”,按他的解说就是指以激情为业的人。柴

可夫斯基正是这种“少数人”,至于他是否感到幸福,从他的生平中我们知道有许多的坎坷,从他的作品中我们知道有深沉的悲怆,但这一切他都已写入音符,这也许是另一个层面上的幸福吧。写这首曲子时的柴可夫斯基,虽然现实生活或许窘迫艰难,但世界对于他一定是宽广而温暖的,是友好而充满生机的。他表现出来的感情态度是纯粹积极主动的,即使有低回婉转也只是暂时,而绝不会陷入悲伤和阴暗。

这首曲子的开头使人震撼,其气势的宏大可称为音乐中的巅峰,气息的宽广则诱人神往。如果比作景象,则如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。如结合全曲,则可看做拥抱世界般地张开双臂。引子之后的第一乐章充满热情,采自乌克兰民歌的旋律诙谐活跃,另一主题则温柔明丽,在篇幅最大的这个乐章中充分发展,使人如见山川、如见旷野、如临大海、如傍小溪,而心境则有飞扬、有沉吟、有徜徉、有激越。拥抱大地之后则转入抒情乐章,非常优美沉静歌唱,如赞美、如静观。终乐章似刻画欢乐的人群,强健有力,充满舞蹈性质,最后以凯旋式的壮丽结尾。整首乐曲是一首世界的颂歌,是带着极为充沛的热情展开的世界画卷。

典型天才派

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才能已被谈得太多,其中特别被强调的就是他的旋律天才和乐队色彩,这首曲子正好是一个范本。全曲就是一个由优美的旋律织就的整体,不管是热烈的快板还是舒缓的行板,这些旋律都深入人心。而在乐队方面,这首曲子的交响性质极为突出,因此而形成的丰富色彩既巧妙又自然,作为协奏曲这是此曲的特殊之处,甚至有意见认为乐队过强,但实际上钢琴的表现丝毫不弱。这种微妙的平衡也使本曲个性独特。

在以流派、风格进行的论述中,柴可夫斯基并不是一个便于归类的作曲家,他被看作民族乐派,而在俄罗斯则被看作西欧派。在古典与浪漫的分野中,他同样并不属于哪一边,既有古典的传统也富于浪漫的色彩。在这部作品中很典型地反映着这些特征,他和当时国际主流的音乐非常合拍,但其中又有大量民间音乐的元素。真正的伟大作品是超越于这些畛域的,正像一百年后的俄罗斯人纳博科夫说的“只有一个流派:天才派”。

◎延伸阅读

柴可夫斯基： 19世纪的旋律大师



彼得·伊里奇·柴可夫斯基(1840年5月7日—1893年11月6日),又译为柴科夫斯基,十九世纪俄罗斯作曲家、音乐教育家,被誉为伟大的“俄罗斯音

乐大师”和“旋律大师”。

柴可夫斯基1840年5月7日生于矿山工程师兼官办冶金工厂厂长家庭。1859年毕业于圣彼得堡法律学校,在司法部任职。1861年入俄罗斯音乐协会音乐学习班(次年改建为圣彼得堡音乐学院)。1863年辞去司法部职务,献身音乐事业。1865年毕业后,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,同时积极创作,第一批作品问世。受富孀梅克夫人资助,1877年辞去教学工作专事创作。1878—1885年间曾多次去西欧各国及美国旅行、演出。1893年6月荣获英国剑桥大学名誉博士学位。同年10月底在彼得堡指挥《6号交响曲》首次演出后不久即去世。

代表作品有:第四、第五、第六(悲怆)交响曲,歌剧《叶甫根尼·奥涅金》《黑桃皇后》,舞剧《天鹅湖》《睡美人》《胡桃夹子》,第一钢琴协奏曲、小提琴协奏曲、《罗科主题变奏曲》、第一弦乐四重奏、钢琴三重奏《纪念伟大的艺术家》、交响序曲《1812年》、幻想序曲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、交响幻想曲《里米尼的弗兰切斯卡》、意大利随想曲、弦乐小夜曲以及大量声乐浪漫曲。

柴可夫斯基虽不直接选取现实生活、社会冲突等作为自己创作的题材,但却通过自己对于时代的感受,深刻揭示了对光明理想的追求、对生活意义的理解。

从创作基本面貌上看,柴可夫斯基的前期创作倾向于表现对光明欢乐的追求和信心,后期则更倾向于表现深入的悲剧性。

连载

唐诗里的成都生活

之 初唐四杰在成都 杨虎 著 连载 08

骆宾王为成都写下了三首诗。

一首为应酬之作,是赴益州大都督府宴上所作,名《于益州李长史宅宴序》;另一首则是碰见了卢照邻留在成都的爱人郭氏,听她充满哀怨地讲述了两年来的苦苦等待爱人的心路历程后,一向好打抱不平的骆宾王坐不住了,拍案而起,替痴情的郭氏泣血呼喊:

迢迢羊路望芝田,眇眇函关恨蜀川。洛水已落涪江外,还雁应过洛水漣。归云傍连帝城侧,帝宅层甍垂凤翼。……

此时离别那堪道,此日空床对芳沼。芳沼徒游比目鱼,幽径还生拔心草。流风回雪使娟娟,骥子鱼文实可怜。掷果河阳君有分,貰酒成都妾亦然。良言贫贱无人重,莫言富贵应须种。绿珠犹得石崇怜,飞燕曾经汉皇宠。良人何处醉醺横?直如循默守空名。倒提新练成嫌嫌,翻将故剑作平平。离前吉梦成兰兆,别后啼痕上竹生。别日分明相约束,已取宜家成诚讫。别时拟弄掌中珠,岂谓先摧庭际玉。悲鸣五里无人问,肠断三声谁为续。思君欲上望夫台,端居懒听将雏曲。沉沉落日向山低,檐前归燕并头栖。抱膝当窗看夕兔,侧耳空房听晓鸡。舞蝶临阶祗自舞,啼鸟逢人亦助啼。独坐伤孤枕,春来悲更甚。

峨眉山上月如眉,濯锦江中霞似锦。锦字回文欲赠君,剑壁层峰自纠纷。平江淼淼分清浦,长路悠悠间白云。也知京洛多佳丽,也知山岫遥亏蔽。无那短封即疏索,不在长情守期契。闻织妇对牵牛,相望盈盈隔水流。谁分迢迢经两岁,谁能脉脉待三秋。情知唾井终无理,情知覆水也难收。不复下山能借问,更向卢家字莫愁。

眼里揉不得沙子的骆宾王和痴情的郭氏其实都错怪卢照邻了,此时的卢照邻刚从武三思布下的牢狱中出来,遍体鳞伤,不久又染上了风疾,生不如死,受

尽命运的折磨……

从前小桃园

长篇小说

姜明明 著

连载 11

“这个就由他了,反正已经是挣钱吃饭的人,想先成家还是先立业,都自己说了算。”周伯千把话接了过去,大家把他这个师父着实夸了一番。

“依我看他是不想离开你们,他就像你们的半个儿子,即便以后娶了媳妇还是会一样的孝敬你们,我就喜欢他又聪明又本分又孝顺的样子。”外婆说着将手中的长牌摊开,和牌了。隔壁麻将桌上的人忙着恭贺,争着说老太太手气好,外婆哈哈笑着八方收钱。

吴妈进屋替大家掺了茶。说话的人越来越少,只有麻将被搓得哗啦啦的响。火盆里的炭块冒着暗红的光,焐得屋子格外的暖和。大人们东一下西一下继续说着什么,书良则是心不在焉了。她抬头望向了高高的窗格子,太阳在彩色的玻璃上闪冷光。要是在往常,那些冰花玻璃窗一定能引发她一串的联想,但是现在她却没有任何鸳鸯蝴蝶的心情。眼睛看着窗子,耳朵在听院里的动静,好几次都以为有人回来,再听却是几个娃娃在打游击。华生,华生,赵华生,小桃园没有他也是暗无天日。这么久不回来,该不会发生了什么事情?

焦虑在等待中积攒,等到午饭过后才听到想听脚步和嗓音。华生进门的时候她并没有表现得开心,反而压着不满起身朝外走。华生向所有长辈拜年请安,跟着出了屋子。

“来了多久了?”他晓得最好不去招惹,问她为什么生气。

“来了一个早晨,去电影院也不等我,人家一点都不好要。”

“想要还不容易,过会儿带你们去公园打秋千就是。”

书良立刻选择了原谅,“你说的哈,那现在就走。”她话音未落,二姨爹拿着三脚架从屋里出来,“往哪儿走,照相!”身后跟了一串娃娃,之后是说说笑笑跟着的纪婉香周伯千、大姨妈二姨爹、二姨妈和外婆。二姨爹在院子里支了相机调焦距,纪婉香三姐妹邀约着牵手去了桃树下,前面立刻挤了一排东倒西歪看镜头的男女娃娃。

“不去了,跟他们凑凑热闹。”书良暂时

换了目标,既然华生十分体贴,打不打败千倒也也不那么要紧。

照相是每年的惯例,称之为“照全家福”。每到这个时候,二姨爹都像是舞台上的编导,指挥每一次曝光前的构图:服装背景、姿势眼神、动作表情,精益求精拍出电影画面样的黑白照片,再经后期酌情加工,手工上颜色,弄出来一批批堪称为艺术品的影像。难怪当初二姨妈要顶着闲言嫁他,名声在外的摄影家,周身上下都是才华。

二姨爹右手握着快门线站于相机前侧,左手食指高高竖起,“不要给我看你们的傻笑,给我看小脑瓜里面想的东西,好,看这里,不动!”他快速按压着气压球,娃娃们不仅继续笑,而且笑得快要傻掉。

华生走过去研究脚架上的相机和连接的快门线,二姨爹向他炫耀,“德国蔡斯相机,想不想试一下?”华生打趣他,“二姨爹,依你的技术随便拿个木头匣子都能照出影子,管相机啥事?”二姨爹仰天长笑,“我喜欢听这种奉承,就像依你的技术随便啥电器到你手头都能重新诞生。来,站好,二姨爹好生给你照几张标准照,保证人见人爱追着跑。”书良在一边白了她老汉儿一眼。

单人双人,一群,一大群,站、坐、蹲、靠,所有人照了个尽兴方休。一旁的吴妈助威看了一阵,随后也绕到了二姨爹身边,“二姨爹,麻烦你也给我闪两张,好寄回乡下给家里看。”照相的时候,她自然拉过几儿壮胆子。

完事之后,大人们哄娃娃上床睡午觉,养足精神好熬那个五更分两年的除夕之夜。大人们烤火吃茶准备打下半场麻将,娃娃们横在大床上躺成一排听外婆编熊家婆的故事。书良乘机向华生使了眼色,让他去外面说话。

午后的阳光很绵长,吴妈老黄先后回房午睡了,连那只爱折腾的白猫也躺在街沿上享受冬天的太阳,有人走过也不想抬眼睛。不远的巷道里有心急的人在点火炮,零星星的爆竹声时有时无地传了过来。

(未完待续)

下期预告:书良和华生朝蒋家院子走去……

“说了要回来的,半途跟同学去重庆探望哪个长官去了,兴许长官留客,应该就这两天到。”大姨妈半埋怨半骄傲的宣告,书良没再多问。“这个娃娃离开2年也不想家,今天照相差他了。”纪婉香走了过来。

“看,新买的德国蔡斯相机,咋样?”二姨爹在一边拿着一台相机给周伯千冯小儿看,“还进了一批三角牌相纸,一会儿多照几张。”冯小儿用老鹰一样的眼神盯了相机一眼,干笑了两声。大姨爹历来见不惯二姨爹,觉得老二的这个后男人油光水滑、油头粉面,小手指头上还戴着玉戒指,仗都打成这样还用日产相纸,实属可恶。当初二姨妈再嫁,大姨爹投的是反对票,不过二姨爹没记这份仇,在晓得底细后只打了几声哈哈:理理解解,大姐夫是学究脾气。

众人分两桌入座,一桌麻将一桌长牌,书良为了不和冯小儿坐在一桌,选了前者。吴妈老黄抬了四四方方的火盆架子进屋放在了长牌桌的下方,火盆中是刚退了明火的青冈炭,火气新鲜十足。外婆伸脚踏在木架于3寸宽的边缘,“我有火盆,你拿烘笼烤手。”将手中的烘笼(旧时的竹编暖手工具)递给了另一桌的大姨妈。纪婉香从旁一面吩咐吴妈把水烟香烟都拿来备着,一面在想有没有不周全的地方,“华生儿时出的门,还不回来?”她侧头问周伯千。“快了,安心打你的麻将。”周伯千理着手里的天牌地牌、丁丁斧头。

“华生不错。”冯小儿在一旁赞道,“还是你好,有个好学的徒弟,我家那三个(儿子)可没一个分得清楚防风和柴烟。”“还算不错吧,让我少淘神。”周伯千把不要的长二打了出去。

“时间过得得快”,二姨妈顺着搭起了话,“当初华生刚来的时候才七八岁吧,瘦骨伶仃的像个断线的风筝。”她从手边的茶几上拿起四方银制烟盒打开,从一排玉堂春香烟里取出一支夹在擦着红指甲的手上,再取一支递给隔壁背对背的纪婉香,划燃洋火把两人的烟点着,“现在出师了,凡事均能独挡一面。”

“是啊,可怜兮兮的,没了父母,弟弟又被亲戚卖掉,一个人那么远跑来成都独自谋生,幸好是遇到了伯千。”纪婉香夸起了自家的男人。

“他也不小了哦,说不定哪天就要自立门户成家单过了。”二姨妈不知道自己的这句话让邻桌的书良竖起了耳朵。

“半个书呆子,没事只晓得捧着书看,这种事还没开窍。”纪婉香不以为然,“给他物色过几个姑娘儿,在电影院没说破面的面,人家女人都愿意,他不发言,说是不急,想过两年再说。”书良安安静静摸着牌,没人注意到她的沉默和寡言。

责编 程艳艳

(未完待续)

下期预告:杨炯与成都。